

姐姐的高考

□郎新华

姐姐上高三时,我刚好读初三。那是1993年,姐姐备战高考,我备战中考。我和姐姐每天互相鼓励,刻苦学习,成绩也优秀,对即将到来的考试充满了信心和憧憬。

可是,一场意外却改变了我 and 姐姐的命运。1993年6月初的一天,晚上放学回家,只有奶奶一个人在家,脸上还有泪痕。我急忙问:“奶奶,我爸我妈呢?”奶奶声音低沉地说:“你姐姐今天放学的时候,在光明路出车祸了,你爸妈都在医院。”

我的内心被悲伤和担忧占据着,饭也吃不下,上课也有点恍惚。连着三天都没有见爸妈回来,我隐隐感到,姐姐肯定伤得不轻。即将到来的高考咋办?想着想着我就泪流满面。到第四天晚上,终于看到爸爸匆匆回来。看到爸爸的那一刻,我惊呆了:爸爸瘦了一圈,面容憔悴,声音嘶哑。

“爸,我姐咋样了?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还在重症监护室。”爸爸收拾几样东西,没多看我一眼,就直奔医院了。望着爸爸的背影,我不禁号啕大哭起来。

姐姐的命运,我们对未来的期许,

这一切都要改变了吗?

上天保佑,姐姐度过了危险期,经过一个半月的精心治疗、护理,终于康复出院。因为这场车祸,姐姐错过了1993年的高考,爸妈因这场车祸的惊吓,坚持让我报考中专,住校,免得对我上下学担心。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方向。

到1993年9月,身体还未完全复原的姐姐,坚持要去学校复读,准备1994年的高考。爸妈担心姐姐的身体吃不消,顾虑重重。巧的是,我读的中专,租用了姐姐所在高中的校舍,刚好和姐姐在一个学校住宿学习。我对爸妈说:“我会生活上照顾姐姐。”

中专的课业轻松,对于学习游刃有余的我,把一部分精力用在了照顾姐姐上。每天放学铃一响,我就第一个冲出教室,拿着饭盒直奔学校餐厅。那时条件简陋,餐厅还没建好,也没餐桌椅,姐姐有腿伤,只能站着吃饭,我还要想办法占个窗台。等姐姐来到餐厅,我已把饭菜摆好。高三的紧张和压力,我能在吃饭时很少嬉笑交谈,总是快速用餐完毕,就直奔教室了。我洗完碗,会趁中午的空儿溜到姐姐的教室。姐姐和她的同学在书山题海里跋涉,很少理我。

我内心觉得很惆怅。因为上了中专,高三这样为梦想全力以赴、苦并快乐着的学习生活,我是无法亲历了。

寒来暑往,1994年的7月翩然而至,全家人都为姐姐的高考尽心尽力。早上6点多,妈妈就准备好了姐姐爱吃的饭菜,爸爸送姐姐去考场,我负责给姐姐加油鼓劲。

那个流火七月,真心为姐姐高兴,为姐姐遭遇意外而不改初心、再次圆梦高考而骄傲。

我没有触摸过高考的试卷,没有为高考哭过笑过,虽有遗憾,可是在陪伴姐姐为高考奋战的每一天里,我感受到了青春为梦想燃烧的力量,领悟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必然。这也许就是高考的精神所在。



·诗风词韵·

栀子花开

□秋水伊人

昨夜飞来白玉仙,甘从浊世续尘缘。风调心曲诗余影,云赴清光月上弦。翠枝幽幽凝玉露,雅姿袅袅设华筵。每逢芳树泥销骨,分我香魂一味禅。

·随笔·岁月如歌

童年的麦田

□王书要

踏上家乡的土地。今年的麦收已经结束,金黄的田野空旷下来,无言宁静。仿佛又回到痛并快乐着的童年。

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烧麦。每到麦子成熟季节,放学路上,看看四周没人,小伙伴们赶紧拽几把小麦,找些干树枝和柴草,用火柴燃起一堆火,把小麦烤一下,用小手揉搓,放在嘴边轻轻一吹,把金黄的麦粒放进嘴里,那香甜,现在仍记忆犹新。当然,被家人或街坊发现,是少不了被责骂的。

儿时我家最多时有12亩地。农忙时节,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帮父母割麦。早晨3点多,父亲开始喊我们起床,吃一点母亲早已做好的饭菜就下地了。早晨割麦有露水,比较用力,但比太阳出来晒着好受多了,那时才真正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无奈。割到11点多,母亲叫谁回去做饭,那高兴劲别提了,仿佛领到了一份特别悠闲的工作,一路欢唱,霎时不见了踪影,好像母亲要反悔似的。

傍晚,把割好的麦子用骡车拉回去。再后来就是碾场、扬场这样重复、烦琐、辛苦的体力活儿,换回的是金灿灿的、滚圆的麦子,更是普天下老百姓的梦想和希望。

如今隆隆机声代替了往日的繁忙,但童年烙在记忆深处,也促使我珍惜现在拥有的时光。



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

·随笔·乡村记事

快乐的油坊

□盛夏

郾城区孟庙镇有个薛赵,薛赵有个村子叫油坊盛。正如村名一样,油坊盛因芝麻香油而远近闻名。相传,清康熙年间,一对盛姓夫妇携家带口,从河南襄县迁徙至此,挖坑取土,筑房盖屋,办油坊,并建村落,是为油坊盛。

儿时,油坊盛的男孩子是最幸福的。冬天冷了,钻进油坊屋,里面有两个大锅台,一个用来炒芝麻,一个用来蒸饼,两个大锅同时燃烧,屋子温暖如春。有时趁大人们不注意,偷一把芝麻或一块饼吃,自然是常有的事。

在我们村,油坊屋一直是女人的禁地。许是因为油坊里全是技术性体力活,非男子不可为,加之里面温度高,易出汗,打油的汉子通常只穿一个小短裤,或干脆全裸,自然要女人免进了。

芝麻首先是要经炒的,炒到芝麻拿到耳边发响,放在手心乱跳。大人们问芝麻炒好没有?回答常常是“你听听”而不是“你看看”。听听芝麻在手心里炸开花的声音,多么美妙呀!芝麻炒好后,要放在碾盘上碾。碾盘不是一间房子大小,上面可同时坐二十几个小孩。负责拉碾的,自然是生产队最健壮的牲口。许是因为怕它们偷吃芝麻,许是怕它们拉碾时间长了眩晕吧,拉碾的牲口眼睛要被蒙上。用来蒙眼的东西叫捱

眼,直到活儿干完,方才摘下。这时,拉碾的马或骡子眼圈都是汗,甚至浑身都是汗,所以卸了套的牲口先要打滚,据说是为了防止感冒。

当时,二队有个土黄色的骡子,个子不大,脾气却很大,活儿没拉完就想撂挑子,或索性把身上的套踢了。这样,自然会遭到汉子们的一顿暴揍。有时,人越打,它越踢;它越踢,人越打。双方较上劲了,直到骡子妥协、拉完活儿为止。所以,每次派活时,大人们就直接叫它“踢套骡子”。油坊盛的汉子们,脾气大,生气打老婆是常有的事儿。每当骡子踢套时,就吓坏了躲在灯影里的孩子们,双手抱着头,大气不敢出,唯恐小脑袋被骡子踢了,想偷一把芝麻吃的想法早被吓到九霄云外了。

碾好的芝麻呈盐状,大人们叫它芝麻盐,芝麻盐是要上锅热蒸的。蒸饼用的水是东坑水。至于为什么用东坑水而不用西坑水,小孩哪能晓得。只知道,东坑比西坑大得多、深得多,水也比西坑清得多。东坑有南北两个大坑连接而成,一年四季,水清若镜且莲藕不绝。夏天,莲叶与荷花,绿得让人目眩,红得让人心跳,如燃烧了一般。荷的下面自然少不了大小鱼儿,孩子们洗澡时偶尔捉到几条,别提多开心了。鱼是队里养的,春节前,男人们穿着连腰胶靴,拉着大网,在水里捕鱼,那才壮观呢!

打油的最后一个环节便是“打”。蒸好的芝麻盐用布单和钢圈箍好做成饼状,叫芝麻饼。把芝麻饼放在两个大梁间,也就是大人们说的油槽间,再置入木档、枣尖等物后,汉子们便举起一二十公斤的铁锤,连续不断地夯击枣尖,推动木档前移,以便把饼中的油全榨出来。打油需要技术,更需要体力。他们在打的过程中,挥汗如雨,不自觉地发出“啾哟、啾哟”的叫声,仿佛纤夫们的号子一般。

汉子们的一日三餐,均由媳妇隔着窗户送进来。晚上需要加餐,则自己动手,就地取材,用自己打的油,炸点麻叶、南瓜托、咸食菜,或下点面条。据说,只有夜间这顿饭才是由队里负责开支的,他们吃得心满意足。有时,大人们高兴,自然会慷慨地赏赐给泡在油坊屋里的孩子们一点。

男孩子爱泡油坊屋的原因不仅是这些。油坊屋有个半人高的大水缸,下半截埋在土里,一来存水,二来洗澡。大人们干完活,洗上一个热水澡,再换上干净的衣服回家休息,多么惬意!有时,运气好的男孩往往还能蹭到洗澡,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算奢侈了。

油坊屋往往还是全村各种信息汇集的地方,大到尼克松访华,小到谁家媳妇背地里骂婆婆或谁家母猪下了10个崽,还有各种故事传说,大人们听得津津有味,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。

孩子们最爱听的是卖油归来的汉子们,讲他今天又碰上外村冒充油坊盛香油的事儿。自然是本村人略施小计,揭穿谎言,对方逃之夭夭。他们讲时的神情,仿佛全村人的荣光都洋溢在他那核桃般的老脸上,如一朵盛开的菊花。

对于油坊盛的男孩子们来说:整个冬天都是温暖的,因为有油坊;整个夏天都是凉爽的,因为有东坑。也许,有了油坊,才有了东坑;或许有了东坑,才有了油坊。反正,都是男孩子的乐园。

遗憾的是,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,生产队解散,土地分了,牲口分了,油坊自然也没有了,甚至连东坑也干了。所以,每次回到村里,问起那些曾经打过油的长者有关油坊之事,大多不愿提及。从此油坊盛村没油坊。这也许是他们的终生之痛,或许他们当时真的很无奈!

岁月如歌,不知何时,油坊成了童话;更不知何时,才能梦回油坊!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在“原创”栏目阅读副刊美文。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 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: 13938039936